

茄山河

# 逝去个沪上公交俚语

文 / 刘巽明

上海是中国最早有公交车个城市,1908年3月从上海英租界静安寺开出了第一辆有轨电车。时处清代,国人无论男女都留有辫子,看到车个上端有一根集电杆,于是俗称“辫子车”。有轨电车采用脚踩个金属声开道,又被称为“铛铛车”,后来有了儿歌“叮叮铛铛叮叮铛”之句。有轨电车以地面2条钢轨为电流个回路,路轨是固定个嵌入式,行驶循轨蹈矩无法逾越,包括打弯都得由路轨“强迫”。由此,把老年人额部个皱纹也称为“电车路线”,因其外形相似为基本平行个凹纹。

1914年11月,中国历史上

第一辆无轨电车从上海东新桥(延安路浙江路)驶出,其架空线是2条,地面无设路轨,车子可以比较随意个靠边停站或者行驶中央。上海人就讲话随意勿靠谱,称为“开无轨电车”,此语一直流行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期间,无轨电车经常性出现集电杆脱离架空线,尤其是打弯辰光,形象个称为“翘辫子”。清代男人也梳辫子,刽子手杀人时要拿辫子提起,翘辫子也就成为杀头个同义词,以此借指电车停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电车还是汽车都是舶来品,中国无设制造能力,连汽油都极其匮乏。一度,公共汽车采用烧煤炭挂拖

车,烧煤气顶橡皮囊。车辆经常性故障停驶,上海人借用航运词汇叫做“抛锚”。还称癖样个老车子为“老爷车”——开开停停,甚至还需要乘客下车推哩!当年个“老爷”是指吃勿起苦个人,而现在个“老爷车”则是“经典车”。此外,又有说法:“牛皮勿是吹个,汽车勿是推个”。

小汽车曾经被称为轿车,源自古人坐轿子。儿童歌曲:“小汽车啊真漂亮,真啊真漂亮,嘟嘟嘟嘟喇叭响”,教幼婴儿对小汽车个叠音称谓是“嘀嘀——叭叭——呜呜”。因为,汽车装个是气喇叭,所产生个音响效果基本如此。

当年生活水准低下,市民往往舍勿得乘坐公交车,还习惯农

村个以步代车。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公交车票价是递进制,精明个上海人会计算一下,少乘坐一两站可以省几分钞票。有个人干脆采用走路,戏称“11路车”,两条腿如同“11”迈步。实际上,现在绕人民路和中华路个11路无轨电车“环城(老城厢)”,也是上海经典个公交线路。一度称骑自行车是“两个轮子”,而坐汽车是“四只轮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乘车难”,尤其是上下班时段,车厢里超级“超载”,一个平方站10多个乘客,挤得堪比沙丁鱼罐头。上海人告咭会拿搭乘公交车为“轧车子”,可能来自儿童个弄堂游戏

“轧煞老娘有饭吃”。其间,上下班时段基本上每站有一个“关门员”,将吊车个硬劲个推进车门,勉强个把折叠门合上,再拍车门高声告知驾驶员:“好开啦!”当时人常感叹,轧车子比上班还吃力。运道好能够赶上机会,称为“轧上末班车”。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私家车进入家庭。一度被称为“屁股冒烟”,即看到小车个尾气排放,而嘴上冒烟则是指抽烟。旧时乘坐出租车叫做“坐强生(公司)汽车”,现在是叫“拉差头”“打的”;乘坐轨道交通至今还无设新个替代说法。

## 水门汀

文 / 彭瑞高

远开一点

西风渐逝,上海是最早得以熏陶的城市。小时候,我虽在郊区读农村小学,也没有英语课,但不知不觉的,生活里却用到了许多英语。

用得最多的,当在体育活动中。踢足球时,一句“守‘高尔’”,就有半句英语。上了中学才知道,“高尔”即goal(球门)。球赛进行中间,小伙伴们叫得最响的一个词,就是“派司!”这个“派司”,就源于pass(传递、通过)。我们还“西语中用”,把“派司”简称为“派”,如“快派过来!”“派给阿三!”“派得一点也不准!”

打乒乓球时,英语用得更多。打了擦边球,就说“这个球‘塔契’”(touch,触碰);发球擦网须重发,会来一句“阿盖恩”(again,再来一次);球在桌子上弹了两下,就强调

是“道盘尔”(double,两次)……

没想到的是,后来插队务农,在郊区农村土地上,也能遇到英语。下乡第一天,生产队长来公社领人,就自豪地宣布:“我们知青房子都弄好了,全部水门汀铺地!”“水门汀”就来自“cement”(水泥)。大队开会的时候,支书大叫:“‘麦克风’勿响!”“麦克风”即扩音器microphone的音译。

大队电工,算得上是村里英语用得最多的人。他给小学教室装日光灯,“启动器”不叫“启动器”,而叫“斯达脱”,这词来于“start”。还有“司必灵锁”(spring,弹簧)、“凡尔”(valve,阀门;wheel;方向盘)、“回丝”(waste,废弃物),这位电工都常说。其实他没读过几年书,他的师傅也小学没毕业,这些英语词不是老师教的,而是西风刮到上海、上海又刮到郊区来的。

沪上老照片

## 灶披间

撰文/陆杰



十多年、廿年前个上海,大多数住房,辣一个门牌号内,往往会有七八户人家,告咭每日清早晚仔傍晚时分,灶间总显得特别拥挤告闹热,揩面刷牙,淘米汰菜,忙忙碌碌挤辣拉一个合用灶披间里进行。现在,几乎家家都有了独用灶台,厝十多年、廿年个变化真是巨大,像迭张照片里厝能个景观,已经很难见到了。

## 阿拉侪是开心果

沪语民谣

创作/王成荣

依是我个苹果,  
我是伊个苹果,  
耸耸肩胛扭扭腰,  
拍拍小手唱唱歌。

哆来咪,咪发梭,  
小酒窝里笑声多,  
黄浦江浪起蓬头,  
阿拉侪是开心果!

第二届主持人沪语大赛正热闹、欢快个进行中,选手们出场时会用双语(沪语、家乡方言)作自我介绍,缤纷色彩个方言告诉阿拉,伊拉来自全国各地,且大都勿是吴方言区,迭个搭上海开埠后头一个百年大部分移民来自附近江浙个情况交关勿一样。天南地北个新上海人必定拨上海注入新个活力,带来新个变化。

变化辣语言当中其实已经产生,只是大多听

闲话沪语赛

## 沪语个变化悄然进行中

文 / 宗为

没明白意识到而已。初赛第五场,评委钱程老师辣为严丹点评时指出,沪语辣表示连接词“和”时,应该用“搭”而勿用“帮”,只有表示“帮助、帮忙”个辰光才用“帮”;评委丁迪蒙老师谈了勿同看法,伊认为,语言是辣发展个,现在表示“和”,仍会有用“搭”,但大多数已用“帮”,因此,用“帮”也完全可以。主持人小蔡让我谈谈看法,讲老实话,迭个问题过去我也未曾注意,

所以无交有说服力个解释,我补充了“脱”“告”“跟”几个同义词。节目做完后,我倒是仔细琢磨了一番。印象当中,老早上一二代人“帮”字是勿大用个,即使是“帮忙、帮助”,也多用“替”,倒是“搭(脱、告)”也可用作“帮忙、帮助”个意思,比如“搭(脱、告)我拿一拿包”。但现在“帮忙、帮助”意思一般已都用“帮”了,毕竟是本字嘛,只是勿晓得哪能辣沪语当中还滑过去用

作“和”一样个连词,与“脱、搭、告”语义相同了呢?真是奇怪。

也是辣初赛第五场,钱程老师讲到,沪语里向,生煎包、小笼包直接叫做生煎、小笼,包是北方个叫法,北方人拿有馅子个称作“包”,而无馅子个叫“馒头”,沪语则通通叫“馒头”,平时以白馒头、菜馒头、肉馒头等叫法来区分。迭个辣过去是事实。但现在上海人其实已经接受了菜包、肉包甚至生煎包、小笼包

个叫法,为啥?上海城向来是五方杂处个城市,伊个方言词汇也辣拉不断个杂交、优化当中,勿是恒定个。北方个面食文化丰富,包子、馒头个区分,指向性更明确,相比单一馒头个称谓更合理、形象。我觉得,趋势将会是叫菜包、肉包、豆沙包等等个越来越普遍,称作菜馒头、肉馒头、豆沙馒头个越来越少,讲大了,迭个就是阿拉上海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个城市胸怀、秉性决定辣海个。

